

闲趣坊

買書瑣記

首子
驥

〔续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范用
編



買書瑣記

范用
題

范用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买书琐记：续编 / 范用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6

(闲趣坊)

ISBN 978-7-108-03171-6

I. 买… II. 范…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92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王振峰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7.75

字 数 158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前 言

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

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

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都是可遇不可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士敏土之图》只印了二百五十本，《引玉集》三百五十本，《海上述林》五百部。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禹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叶灵风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上面有夏公题词：“游镇江、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叶灵风）老弟。”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如今都成为我珍本藏书。

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还在当小学生时,我跟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时隔五十多年,他还记得我,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我写了一篇《买书结缘》讲这件事,现在也印在本书中。

由于有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

尽管多方努力,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致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

范 用

二〇〇四年五月

1 前言	范 用
------	-----

上 编

3 卖书记	姜德明
-------	-----

8 烧书记	姜德明
-------	-----

13 沪上访书记	姜德明
----------	-----

21 天南海北访好书	韩石山
------------	-----

24 杭州访书记	方交良
----------	-----

27 上海访书记	方交良
----------	-----

30 一次“淘书”的微茫记忆	
----------------	--

孙玉石

34 莫五九的“第二个春天”	
----------------	--

顾 军

38 旧书肆 老雕虫

49 网上淘书记 彭拥华

51 长春访书记幸 张阿泉

55 书肆梦回 宣树铮

59 搜书记 谢其章

83 在中国书店买书 孙卫卫

87 逛旧书摊记 秋禾

92 在香港逛二楼书店

王璞

96 爱书和藏书 宋遂良

98 旧书缘深解亦难 韦泱

103 何妨一上楼书店 傅月庵

107 无名书店 傅月庵

111 茉莉二手书店 傅月庵

115 海上淘书记 傅月庵

118 旧书有什么好玩的？

傅月庵

121 台北旧书街沧桑 傅月庵

128 光华断想 傅月庵

134 百城堂书店 傅月庵

下 编

139 在牛津 陈 原

143 洛城访书记 姜德明

152 在兰登书屋分店 姜德明

158 内山书店小坐记 姜德明

162 哈佛访书记 杨 扬

167 在剑桥书店里听讲座

刘 兵

171 巴黎购书 宋开智

173 德国大学的旧书摊

洪 捷

176 悠长的书香 韩水法

184 图宾根书店琐忆 先 刚

191 柏林的旧书店 王 建

196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辛德勇

204 德国大学校园书摊

程丹梅

207 日本淘书记——东京篇

李冬山

210 日本淘书记——京都篇

李冬山

213 一个书商之死：怀念艾伦·

米克瑞特

钟芳玲

219 卖书郎与补书娘的故事

钟芳玲

227 俄罗斯买书记

郭在精

235 都灵书生活

王宇平

上 编

卖书记

姜德明

买书是件雅事，古人向来爱写藏书题跋，常常是在得书之后随手而记，讲起来多少有点得意。卖书似乎欠雅，确实不怎么好听。先不说古人，黄裳兄跟我说过，他卖过几次书，传到一个“大人物”康生的耳朵里，那人就诬他为“书贩子”，果然在“文革”开始后，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书，来了个彻底、干净地席卷而去，还要以此来定罪名。贤如邓拓同志，因为需用巨款为国家保存珍品而割爱过个人的藏画，亦被诬为“倒卖字画”。

我也卖过书，一共卖了三次。

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并无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风气所关，当时我的思想很幼稚，衣着如西装、大衣之类与我已无缘，我就要穿上解放区的粗布衣，布底鞋了。旧物扔给了家人。最累赘的是多年积存的那些旧书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我把敌伪时期的出版物一股脑儿都看成汉奸文化当废纸卖掉了。这里面有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上海出版的《新影坛》、

《上海影谭》，还搭上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青青电影》、《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曹聚仁、舒宗侨编），等等。有的觉得当废纸卖可惜，如北京新民印书馆印的一套“华北新进作家集”等，其中有袁犀（即李克异）的《贝壳》、《面纱》、《时间》、《森林的寂寞》；山丁的《丰年》；梅娘的《鱼》、《蟹》；关永吉的《风网船》、《牛》；雷妍的《白马的骑者》、《良田》等。再加上徐讦的《风萧萧》和曾孟朴的《鲁男子》（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等等，凑成两捆送给我的一位堂兄，让他卖给专收旧书的，好多得几个钱。这也是尽一点兄弟间的情谊，因为那时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我匆匆地走了，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对他略有小补，也许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还有木刻集，包括《苏联版画集》、《中国版画集》、《英国版画集》、《北方木刻》、《法国版画集》、《抗战八年木刻选》，等等。临行时，几位同学和邻居小友来送别，我又从书堆中捡出一些书，任朋友们随便挑选自己喜爱的拿走，作个纪念。我感到一别之后，不知我将分配到天南海北，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可是风气已变，记得几位小友只挑去几本苏联小说，如《虹》、《日日夜夜》、《面包》之类，别的都未动。

这就是我第一次卖书、送书的情况。

到了北京学习紧张，享受供给制待遇，也无钱买书。后来，我已做好了去大西北的准备，可分配名单却把我留在北京。几年之后，社会风气有变，人们又讲究穿料子服了，我也随风就俗，把丢在天津家中的西装、大衣捡了回来。参加“五一”游行时，上

面号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手里还举了一束鲜花,惹得同伴们着实赞美了一番。当然,也有个别开玩笑的,说我这身打扮像是工商联的。

我把存在家中的藏书全部运到了北京。

生活安定了,办公的地方距离东安市场近,我又开始逛旧书摊,甚至后悔当初在天津卖掉那批书。

第二次卖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那时既讲炼钢,又讲炼人。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很多地方都嚷嚷着要插红旗,拔白旗,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我平时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学者。整风会上,也有人很严肃地指出我年纪轻,思想旧,受了三十年代文艺的影响。我一边听批评,一边心里想:“可也是,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艺书的人,不是思想单纯得多,日子过得挺快活吗?我何苦呢!”有了这点怨气和委曲,又赶上调整宿舍搬家(那时我同李希凡、蓝翎、苗地诸兄都要离开城外的北蜂窝宿舍,搬到城内来)。妻子一边帮我收拾书,一边嫌我的书累人。我灵机一动,也因早有此心,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来一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书店来了人,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瞧,留下一百元呢!”望着原来堆着书的空空的水泥地,我苦笑了一下,心里说:“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他拉走的哪里是书?那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罗大娘还告诉我,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不过,当时搬家正需要用钱,妻子和孩子们还真的高兴了一场。我心里也在嘀咕:这样就可以把我的旧

情调、旧思想一股脑卖掉了？我这行动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

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其中有良友出版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丛书”，包括有《四世同堂》在内的老舍先生的全集（记得当时只留下其中的两本，一是老舍先生谈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现在这两本书还留在我的身边）。失去的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整套的林语堂编的《论语》和《宇宙风》。还有陈学昭的《寸草心》，林庚的《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都是我几十年后再也没有碰上过的绝版书。

那时我并不相信今后的文学只是唱民歌了，但是我确也想到读那么多旧书没有什么好处。我顶不住四面袭来的压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地轻松自如？有那么多旧知识，不是白白让人当话柄或作为批判的口实吗？趁早下决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

第三次卖书是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那时的风声可紧了！《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李慧娘》都成了大毒草，连“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也不能随便提了。我的藏书中有不少已变成了毒草和违碍品，连妻子也为我担心。那时人人自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文艺这一行，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这是自投罗网，专爱“毒草”！深夜守着枯灯，面对书橱发呆，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也为了自己的平安，我又生了卖书的念头。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连《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也一起拉走了。我想有两套选集足够了。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几乎每本书都能勾起我

的一段回忆,那上面保存了我少年时代的幻想。我不忍心书店的人同我讲价钱,请妻做主,躲在五楼小屋的窗口,望着被拉走的书,心如刀割,几乎是洒泪相别。妻子推开了门,把钱放在桌上怏然相告:“比想象的要好一点,给的钱还算公道。可是,这都是你最心爱的书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懦弱的人。我在一股强风面前再一次屈服了。

不久,“文革”来了,我们全家都为第三次卖书而感到庆幸,因为拖到这时候连卖书也无门了。

风声愈来愈紧,到处在抄家烧书,而我仍然有不少存书。这真是劣根难除啊,足以证明我这个人改造不彻底。若在第三次卖书时来个一扫而光该多干脆,不就彻底舒服了吗!书啊书,几十年来,你有形无形地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带来多少痛苦,怎么就不能跟你一刀两断?我应该爱你呢,还是恨你!

大概人到了绝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变得如此冷静和勇敢。我准备迎受书所带给我的任何灾难,是烧是抄,悉听尊便,一动也未动。相反地,静夜无人时,我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随便翻翻,心凉如水,似乎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

然而,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残书保留下来了。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卖过一本书。

今后,我还会卖书吗?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七月

烧 书 记

姜德明

“七·七”事变那年,我还是个孩子。我蹲在父亲身旁跟他一起烧过书。父亲识字不多,但爱集邮,也有一些附有图片的书和画报,上面难免有蒋介石的像和抗日的内容,日本人见了是犯禁的。有些邮票也烧了,因为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书的厄运又来了。大街小巷都在烧书,整个北京城布满了火堆。

我们宿舍大院烧书的那天,我却显得异常镇静。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往日也许很多人已带着孩子去逛公园,或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至少在准备几样可口的小菜吧。可是今天大院里死样的沉寂,好像有什么不祥之兆。两天前,宿舍里几名“积极分子”便贴出破四旧的倡议,说我们大院里没有动静是不忠,号召星期日采取“革命行动”。果然就在这个美好而平静的上午,在“积极分子”的指挥下,刹时间在大院中间就形成两座书堆,冒起了浓烟和火光。

女儿噤噤地跑上楼来报信:“爸爸,快点,人家都烧书了,不然的话要到各家来搜查!”我凑到窗前往下看,火苗老高,烟味也冲